

# 克里米亚的战争与和平

文·以哥



克里米亚半岛位于黑海东北部，毗邻乌克兰和俄罗斯，是舒适宜人的海滨度假胜地。可两个世纪以来大国际诡谲的地缘博弈轮番在此上演，战乱和冲突绵延至今。在克岛脱乌入俄一周年之际我小心叩响他的大门，去一探历史和时局相互辉映下的永恒主题——战争与和平。

飞机从圣彼得堡起飞，一路向南，3小时从冰封的涅瓦河畔到暖湿的黑海海滨，这就是俄罗斯北国和南国的距离。克岛首府辛菲罗波尔的机场小而简陋，又在翻修，原本入境检查的柜台还未来得及拆除，却无人值守，第一次近距离感受到时局变迁留下的痕迹。一年前，举世瞩目的全民公投使得克岛以联邦主体身份整体入俄，随即而来的大国交锋波及全球。

克岛从不缺乏成为新闻热点的素材，当下的冲突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，而我更愿意去揭开隐藏在安静生活表面下的历史沉淀——两次克里米亚战争的哀荣。

从辛菲直扑英雄的港口之城塞瓦斯托波尔。塞港在克岛西南角上，俄罗斯黑海舰队驻扎于此。当地居民开发了军港旅游项目，乘坐小船便可近距离接触港内的军舰和潜艇。在炮兵湾的近岸处有一座沉船纪念碑，碑上的雄鹰面向入海口展翅矗立，他是这座城市饱经战火与沧桑的象征。

1905年，为纪念第一次克里米亚战争（1853~1856）中为阻挡英、法、土联军进入塞港弄沉的15艘舰船而立此碑。他在经历第二次克里米亚战争（1942~1944）中德军地毯式轰炸后奇迹般地保存了下来，成为历史的见证者。塞港城中，曾经的黑海舰队司令部被辟为博物馆，展出着这两场战争遗留下的大量珍贵文物。伫立其间抚今追昔，不由感慨，战争在百年间连番洗礼克岛，他却如一位风霜老人每每遗世以珍宝。

1854年11月，塞港保卫战最惨烈的时候，托尔斯泰调任炮兵连连长，进驻最危险的第四棱堡。面对联军的进攻，他坚持到最后塞港失守，神奇

般幸免于难。他根据亲身经历创作了军事小说《塞瓦斯托波尔故事》，用现实主义的笔法描绘了战场上的日日夜夜，这段战地经历激发了他思考战争与和平的灵感。可以说，没有英雄的塞港就没有后来的托翁，也就没有伟大的《战争与和平》。

风霜老人遗世的第二颗珍宝就在离塞港1小时车程的雅尔塔。1945年2月，腥风血雨的二战末期，斯大林、罗斯福和丘吉尔在末代沙皇的别墅利瓦吉亚宫商讨战后秩序，在此诞生的雅尔塔体系维系了战后近半个世纪的世界格局。这座富丽堂皇又轻盈安适的白色建筑依旧保持着70年前的陈列，三巨头蜡像栩栩如生。望着窗外旖旎的黑海景致，风物平和，很难和动荡时局相联系。但历史是残酷的，战争与和平若即若离，硝烟和美景如影随形。

克岛是历史的信使，警醒着脆弱表象下的汹涌暗流，战争背后壮烈的凄美和平。何处不是克岛，一念天堂，一念地狱。■